

周原甲骨新綴及相關問題分析^{*}

劉 影

近日，筆者在整理周原甲骨釋文的過程中，有一組周原甲骨綴合：

A：《周原》H11：133〔1〕

B：《周原》H11：52〔2〕

《周原甲骨文》〔3〕是第一部以彩色照片形式著錄甲骨的著錄書，其中也著錄了一些甲骨反面的照片。〔4〕書中所收甲骨分為三部分：一、陝西省岐山縣鳳雛建築基址 11 號灰坑出土的甲骨（編號為 H11：1—283）；二、陝西省岐山縣鳳雛建築基址 31 號灰坑出土的甲骨（編號為 H31：1—10）；三、陝西省扶風縣出土的甲骨（編號為 FQ1—7）。本組綴合中的兩片均為鳳雛建築基址 11 號灰坑出土的甲骨，因為是科學發掘品，又出自一坑，所以完全有綴合的可能性。兩版綴合後，可補足一個“周”字，並且辭例通暢。從形態上看，斷口契合無間，兩片甲骨左側

A 《周原》H11：133



B 《周原》H11：52

* 本文是 2016 年國家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“殷墟甲骨文形態研究與數據庫建設”（項目編號：16CYY049）的階段性成果。

〔1〕又見《甲骨文合集補編》第四冊“殷墟以外出土”第 18 片。

〔2〕又見《甲骨文合集補編》第四冊“殷墟以外出土”第 136 片。

〔3〕曹璋：《周原甲骨文》，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02 年。本文簡稱《周原》。

〔4〕趙鵬：《一部明晰的甲骨著錄書——評〈珍秦齋藏甲骨文〉》，《出土文獻》第八輯，第 257 頁，中西書局 2016 年。

均爲千里路，是一版龜腹甲的右腹甲。李學勤先生說：“西周卜甲因卜兆排列很密，尤易破碎。昌平白浮出土的卜甲、岐山鳳雛先後發現的大量卜甲，都已碎成小片，難於綴合復原。”〔1〕因此在周原甲骨的研究過程中，學者多依據較爲完整的有字甲骨。但是較完整或較大的有字甲骨數量非常有限，綴合也就顯得彌足珍貴。關於本組綴合有幾點需要說明的問題：

第一，關於卜辭時代。

周原卜辭的族屬與時代一直是備受爭議的話題，王宇信先生在《西周甲骨探論》一書中，將學術界對西周甲骨分期斷代的幾種主要觀點歸納如下：

(1) 周原甲骨(主要指鳳雛所出)不是周族而是商王室的，“絕大部分是商王室的卜辭”，“很可能是在殷商末年商紂王時，掌握占卜的卜人投奔周人時，攜帶過去的”，但“也必須承認周原甲骨中也還有一小部分卜甲，確乎是屬於周人的”，“時代應略晚於商王室卜辭”。

(2) “周原甲骨絕大部分都是文王時代遺物”，但“也當有成王遺物在內”。

(3) 周原甲骨“從字體和內容看”，“似可分爲前後兩期”——即武王克商以前和武王克商以後。與這種看法基本相同者還有李學勤、徐錫臺等。李學勤進一步指出了“鳳雛卜辭史事和人物，大抵屬於西周前期”，即“鳳雛甲骨的年代上起周文王，下及康、昭”……

(4) 最早相當於殷墟卜辭廩辛、康丁、武乙時說。〔2〕

綴合後的卜辭出現“王在周”，這是一個很關鍵的提示信息。“在周”的王一定是周王，不會是商王。因此，綴合的兩版甲骨應是周族之物。

王宇信先生運用字體分類與斷代的方法，對周原卜辭的時代進行劃分，可謂另辟蹊徑。他通過對不同時期“王”字的特徵進行分析，認爲本組綴合中的 H11：133 片爲武、成、康時之物。〔3〕無獨有偶，綴合卜辭中的“周”字方格中不加點，不从口，與周公廟出土甲骨“周公”之“周”寫法相同。李學勤先生認爲這種不加點、不从口的“周”字見於西周早期，〔4〕同樣是運用了字體分類與斷代的方法。兩位先生依據不同，但是得出的結論大致相同，可信。由此，我們認爲綴合的兩版甲骨確爲周族之物，時代應該在西周早期。

〔1〕李學勤：《西周甲骨的幾點研究》，《文物》1981年第9期。

〔2〕王宇信：《西周甲骨探論》第200—202頁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。

〔3〕王宇信：《西周甲骨探論》第224頁。

〔4〕李學勤：《周公廟卜甲四片試釋》，《西北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2005年第2期。

第二，關於周原卜辭的行款。本組綴合中有兩條卜辭，一條即下文提到的“卜曰”的前辭，另一條辭殘，只餘“三牢”二字。很明顯的一點是兩條卜辭行文方向不同——一條直行，一條橫行。周原卜辭與殷墟王卜辭的行款呈現明顯差異，因此讀慣殷墟王卜辭的人，初讀周原卜辭會有種種不適應。但是萬變不離其宗，周原卜辭之所以具有“卜辭”的性質，是因為卜辭“守兆”，並且正面的卜辭與背面的鑽鑿相對應。同大部分殷墟王卜辭一樣，周原卜辭龜腹甲的卜兆朝向千里路。一般來講，卜兆朝向千里路，卜辭行文則背離千里路，但本組綴合中“三牢”所在卜辭的走向却是朝向千里路的，這與殷墟王卜辭明顯不同。綜觀鳳雛出土的甲骨，居然大部分橫向的卜辭都有朝向千里路契刻的習慣，試以下面幾版鳳雛甲骨為例來說明相關問題。

H11：6+H11：32，觀察 H11：6 的照片會發現這版甲骨在《周原》一書中的放置是齒邊向下，而且甲骨中間的兩個卜兆的方向均朝向卜辭，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。其實這是圖片放置的方向有問題，圖片應當向右旋轉 90 度，使齒邊向左。旋轉後可以發現，圖片中的齒邊其實是千里路的齒邊，原來的兆枝實為兆干，兆干實為兆枝。卜兆均朝向千里路，卜辭也非直行，而是橫行，朝向千里路。H11：32 也是這種情況。兩版綴合後應當整體向右旋轉 90 度。王宇信先生認為原分散在兩版甲骨上的卜辭應當合而為一，且行文方向為從右至左。幾千里外的一版邢臺甲骨刻辭行文即從右至左，可以為證。^{〔1〕}我們認為，兩條卜辭旁邊各有卜兆，所以當屬不同的卜辭，所以當然就不存在卜辭從右至左還是從左至右的問題。

H11：13，圖片在《周原》一書中依然是按文字直行方向放置。同樣，將圖片向右旋轉 90 度後會發現，卜辭實際上是橫行，朝向千里路。

H11：15，同上面幾版一樣，《周原》一書的放置也是有問題的，圖片左側明顯是兩條與中甲相接的齒紋，這兩條齒紋應當朝上，因此圖片也應向右旋轉 90 度。

H11：8，王宇信先生在介紹這版卜辭的行文時，認為卜辭是“自上下行，再從下部呈直角轉向右行”。^{〔2〕}從《周原》一書的照片來看，其左側與下側均為齒邊，似乎難以斷定究竟如何才是正確的放置方式。但是細觀照片，下側的齒邊上方很明顯有一道盾紋，下側齒紋無疑才是千里路的齒紋，因此圖片也應向右旋轉 90 度。旋轉後發現，卜辭的行款實際應當為“自右左行，再呈直角轉向下行”。

另外，H11：23、H11：60、H11：85 等都存在這種情況。

〔1〕王宇信：《周原甲骨卜辭行款的再認識和邢臺西周卜辭的行款走向》，《華夏考古》1995 年第 2 期。

〔2〕王宇信：《周原甲骨刻辭行款的初步分析》，《甲骨文獻集成（三十三冊）》第 565 頁，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1 年。

以上所舉之例完全以甲骨形態爲本，來判定甲骨的放置方式與卜辭走向。但是由於周原甲骨多爲碎片，很多甲骨並無可據之齒紋、盾紋、卜兆、骨白等判斷要素，因此很難完全斷定甲骨部位與卜辭行款。另外，從上舉之卜辭橫行、朝向千里路契刻的甲骨來看，刻手似乎是將龜腹甲先橫置，然後再進行契刻的，這一點與殷墟王卜辭截然不同。在殷墟王卜辭的文例中，所有卜辭直行、橫行，均是以刻手正常使用龜腹甲爲前提的。周原甲骨中，刻手在很多情況下橫置甲骨進行契刻，這一點是周原甲骨卜辭與殷墟王卜辭非常大的差異。

第三，關於周原卜辭的前辭。

李學勤先生談到周原卜辭的前辭時，提到鳳雛甲骨前辭“卜曰”前可以記地名或卜人名，並舉相關例證。^{〔1〕}本組綴合恰好是一條完整的前辭，作“丁卯王在周，乎（呼）寶卜曰”。由此可見，周原卜辭前辭“卜曰”前可以記時間、地名、卜人名，還可以三者同時出現。殷墟黃類卜辭常見的前辭形式“干支王卜，在某貞”也是同時出現了卜人“王”和地名。從這個角度看，周原甲骨與殷墟甲骨的前辭本質上是相同的——都要交代卜問的時間、地點和人物，只是形式上略有不同而已。

第四，關於綴合的兩版甲骨的色差問題。

從綴合圖版來看，A片明顯比B片顏色深。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：第一，由於埋藏條件不同，導致甲骨顏色呈現差異；^{〔2〕}第二，由於攝影時光綫不同或後期調色不同造成。前者涉及考古發掘，後者則關係到現代化的科技手段。以一版周原甲骨的照片爲例，《周原》一書中的H11：71號甲骨，正面顏色與背面顏色在同本書的同一頁即呈現很大的差異，因爲是同一版甲骨，所以當然不涉及埋藏問題，導致甲骨正面顏色與背面顏色有較大差異的原因，應該是光綫或後期調色問題。本文開篇提到《周原》“是第一部以彩色照片形式著錄甲骨的著錄書”，這部書在開創新的甲骨著錄形式方面，意義巨大，但因爲是第一部，在開拓與探索的階段也必然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，總體上來講，瑕不掩瑜。

綜上，本文對新綴之周原甲骨所關涉的卜辭前辭、行款、色差等問題進行了論述，希望在推進周原甲骨的研究上有蚍蜉之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恩田先生曾將本組綴合中的H11：133與H11：96綴合，^{〔3〕}綴合的兩版亦出自一坑，形態也沒有問題。

〔1〕李學勤：《周易溯源》第197頁，巴蜀書社2005年。

〔2〕蒙黃天樹先生及趙鵬女士告知，兩版甲骨也可能是在埋藏之前殘斷，埋藏條件不同，也可能導致顏色差異。

〔3〕王恩田：《商周甲骨文綴合舉例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九輯，第143頁，中華書局2012年。

但兩版綴合後所補之字當爲一地名，王先生在文中只有摹本，未有相關論述，不知具體爲何字。且 H11：133 下端殘畫爲兩豎筆，王先生所摹似有所出入。當然，筆者之綴合是否可以成立，也希望得到實物檢驗。

附記：本文得到了黃天樹師、趙鵬師姐、方稚松師兄的寶貴意見，承蒙斧正多處，謹致謝忱！

（劉 影 首都師範大學甲骨文研究中心；出土文獻與
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講師）

